

人，有时需要退一步。退一步柳暗花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那一年的暮春，当前面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，我打起背包，带着旅途的风尘，回归我心灵的故乡！这时，一个清晰而果断的声音说：你终于选择了放弃！尽管这个选择是痛苦的，也是要付出「代价」的。但我没有回头，留下的，只是一个毅然背转的身影！

旋转在石磨上

杨华 著

旋转在石磨上
XUANYUAN ZHUAN ZAI
SHI MO SHANG DE SHI MEI



读者出版集团
D F G C . L
敦煌文艺出版社

人，有时需要退一步。退一步柳暗花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那一年的暮春，当前面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，我打起背包，带着旅途的风尘，回归我心灵的故乡！这时，一个清晰而果断的声音说：你终于选择了放弃！尽管这个选择是痛苦的，也是要付出「代价」的。但我没有回头，留下的，只是一个毅然背转的身影！

旋转

有时需要退一步柳暗花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只是在一个转瞬间，当那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，
终于放弃了！
带着旅途的风尘，回归我心灵的故乡！这时，一个清
也是付出「代价」的。但我没有回头，留下的，

XUANZHUAN ZAI
SHANG DE SUOME

杨华 著



读者出版集团
D P G C . L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旋转在石磨上的岁月 / 杨华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468-0050-9

I. 旋… II. 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3553号

书 名 旋转在石磨上的岁月

作 者 杨 华 著

责任编辑 贾海燕

封面设计 马吉庆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)

印 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20毫米 1/16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165千

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~9 670

书 号 ISBN 978-7-5468-0050-9

定 价 16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人，有时需要退一步。退一步柳暗花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那一年暮春，当前面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，我打起背包，带着旅途的风尘，回归我心灵的故乡！这时，一个清晰而果断的声音说：你终于选择了放弃！尽管这个选择是痛苦的，也是要付出“代价”的。但我没有回头，留下的，只是一个毅然背转的身影！

放弃，意味着收获！放弃的，是喧嚣、是纷扰、是烦累，而收获的，则是一种简单、一种率真、一种平淡。正是这退后的一步，才使我拥有了足够的时间，让我能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走过的路，重新审视人生和未来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才真正懂了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对于我来说，什么是随意的，什么是无奈的；什么是快乐的，什么是痛苦的；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，什么是自己之外的……有了这个前提，我便时常告诫自己，人生只有“唯一”，而没有“如果”。不是吗？人生路上充满了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，当你一旦踏上了其中的一条，那么，这条路对于你，就是“唯一”的！不管以后这条路走得顺畅抑或艰难，都不会让你再回到原来的起点。懂得了如许道理，面对人生路上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，就会释然，就会以平静的心态来对待。

当我像暗夜中看到曙光一样弄清了这些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是幸运的！

幸运的还不止这些。

当平常上升为一种生活境界的时候，再平静的生活也会自得其乐。正是我身居尘世一隅而远离纷扰的这段时间，读书之余，我把久已盘桓在胸，因没有时间和心境写出来的东西，逐一变成了文字。对于我这样一个以读书为乐而又生性疏懒的人而言，写作之事，必然是勉为其难的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。所有这些涂鸦之作，无非零章散篇，既没能表达自己的主流思想，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风。之所以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，也算对我这段时间的一个总结和交代，作为资料存于案头，兴之所至，随意翻看，或可一乐。

是为序。

性情走笔

- 垂手而立 / 003
重走鞍子山峡 / 005
脱发趣事 / 008
那些生活在乡村的鸟儿们 / 011
拿起你的手术刀 / 016
最后的“诺亚方舟” / 021
小巷声声 / 024
早春二月 / 027
实习记忆 / 029
青杏 / 034
邮邮我心知 / 036
搬家 / 040

乡情记忆

- 旋转在石磨上的岁月 / 045
逝去的端路 / 050
永远的鹅坡 / 055
神秘的南山 / 062
诱人的张家疃 / 067
老电影 / 070
过年，最忆是儿时 / 075
城里的灯泡比月亮还亮 / 080
上学 / 086
再也回不去的世界 / 093

小镇 / 098

小河春秋 / 102

山上人家 / 105

亲情素描

父亲的生日礼物 / 109

母亲的“电话号码簿” / 113

母爱是手指从后背轻轻抚过 / 116

照片与布鞋 / 119

家有木箱 / 122

世情评弹

好人、坏人、导向及其他 / 127

掌权当有畏 / 131

帽与头 / 134

癌与贪 / 138

猴哥的悲哀 / 141

山西“现代包身工”事件拷问 / 145

说名片 / 148

上班 / 151

旋转
在石磨上的
岁月

性情走笔

垂手而立

供职的大院，坐北向南、坐西向东分立着两栋五层办公大楼，透过临院的窗玻璃，可以看到来来往往忙碌的人们穿行于两楼之间，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不绝于耳，让人不免生出芸芸众生、蝼蚁寻食的感叹。

我的办公室在西楼，隔壁正好是洗手间。刚到大院时，曾为拖地、洗衣如此方便而暗自高兴。可不久，洗手间常常传出哗哗流水声，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少烦扰。久而久之，那响声竟成了我生活的一分子，充耳不闻也罢，无所谓也罢，总之是习以为常了。特别是凌晨的水流声，仿佛破晓的鸡鸣非常清晰地传来，让我不敢偷懒，不敢懈怠，急匆匆地起床，心说，又是紧张的一天开始了。后来，我弄清了，那个时间，正是清洁女工打扫、冲洗卫生间的时候，她要赶在上班前把两楼的卫生彻底弄清洁了，让楼上的人们有一个干净的去处。

拖地、刷洗痰盂是我起床后必干的两件事，我把它作为亲近劳动、热爱生活的象征而乐此不疲，曾因此认为自己的骨头里尚未离开劳动、离开朴素而庆幸有加。一天，当看到我一手端着痰盂、一手拿着刷子刷洗的时候，清洁女工一把夺过痰盂，嘟噜一声“咋让你洗呢”，便麻利地刷洗起来。我于是退出洗手间，站在楼道，两手插在裤兜，看着她穿着褪色蓝大褂工作服的背影，那一刻，我为自己所站的小小位置而感骄傲，竟莫名地心安理得起来。

只是到了某一个周末的下午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惭愧，让我汗颜，心里的傲然之气在刹那间被抛得无影无踪了。周六上午，我因事外出，走时，她正在西楼上忙活，下午返回时，她还在西楼上劳作。除她之外，加入到周末大扫除的还有两个人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小女孩，显然，他们是来帮忙的。他们的穿着朴素、老土，看得出其日子并不富裕。仔细一看，那男人竟是少了一只胳膊的残疾人，他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拖把，艰难地、反复地拖着楼梯，另一只袖筒空荡荡的，随着拖地的节奏一前一后地摆动。可以肯定，这是一家人，且是一个特殊的家庭。再看整个楼内，刚刚拖洗的楼道、楼梯纤尘不染，窗玻璃擦洗得异常洁净，仿佛一面镜子，以至于要照出我内心的灰尘了。他们那样一丝不苟，那样认真负责，那样尽心尽力，经过他们身边时，自己插在裤兜中的手仿佛受到了一种拉力，被无条件地抽了出来。面对他们，我垂手而立！

此后的日子，我经常在两楼上看到她及他们，不管是劳作的身影，还是累了在楼梯上稍作休息，抑或干完了活在院子里纳凉，或者在一楼仓库里整理废旧书报，我都会收住匆忙的脚步，垂手而立。虽然不知其姓名，不知其住所，不知其收入，但其实，这些都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，我只要懂得他们的辛勤劳作，他们的默默无闻，他们的生存快乐……

再后来，我离开了大院，为了寻找我心灵的故乡。无悔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忆起此事，然而，他们不再清晰成像，而是早已幻化成了两个字——高尚。每每回味着那份感动时，心灵的故乡仿佛正在经历着一场雨，那是怎样的一场心雨啊：为涤荡自己的心灵，也为力图涤荡别人的心灵……

2003.11.18

重走鞍子山峡

十三年前的冬天，趁去静宁西南新店乡社教的机会，我只身穿越鞍子山峡去治平。

据传，鞍子山因状如马鞍而得名，位于新店与治平两乡交界处。其山，南北横亘；其峡，从山旁东西向斧斫而出。峡，因山而名，山，因峡而立，山峡互依，峡山共存。我小时即知其名。1958年峡中开山炸石，死人不少，大人说峡，多谓其狭长空灵，且不失神秘与恐怖，故在我的印象中，鞍子山峡是一处可望而不敢及、可感而不敢近之所在。

从新店去治平，或穿过鞍子山峡，或翻越鞍子山。而峡，世传灵幽，过往行人多选鞍子山便道，非无奈绝不走峡，即使非走峡不可，也多结伴同行，鲜有孤身穿越者。因了骨子里那点孤胆探幽觅险的天性，便决意穿峡而过。入峡时，太阳已偏西，鞍子山在斜阳的余晖中悠然起伏，蜿蜒的便道上偶见二三行人。峡口崖壁削立，巨石突兀，峡中水皆已成冰。临岸的冰面上泛着苍白而刺眼的光芒，一种清冷的古意扑面而来，踩上去，发出“毕剥”的脆响。在旷寂的峡谷中，其声忽左忽右，似近还远，仿佛在前，又在头顶，1958年的故事不失时机地涌上心头。两旁入云的崖壁，把头顶的蓝天割成一条长带，人立其间，突然变得那么微小，一种缥缈的、欲随峡风消散的感觉陡然袭来。崖顶上雪痕斑斑，兀立的巨石形如灵猿、直扑眼底。

步入弯道，先前的光顿时消失了，峡轰然幽暗起来，四周围陡峻的山峰倾倒般向峡中聚拢而来。正值隆冬，又近黄昏，狡兔、苍鹰，抑或狐狼，它们都悄悄地走了，空余峡的寂寥与无言。一路走来，自己几乎是屏住呼吸，忍着沿峡灌入的寒气，小心地在冰上挪步，不安地仰望两旁的石壁山崖，恐惧地回望身后的峡谷，紧张地死盯着前方的冰道，焦急地算计着出峡的时间，直至峡的东口，也不曾遇见一个行人，唯自己咚咚的心跳和行走的脚步声依然亲切可感。临近峡口，山势已不再陡急紧张，而趋于平缓安详，峡也向两边拓开，不再小气拥挤。出峡，我长长地舒一口气，心绪同扑面而来的村庄一样逐渐开阔起来，等步入治平川，已是掌灯时分，身后的鞍子山峡已完全掩映在蒙蒙夜色中了。

对那次穿行的具体情形，现已无法记述其详，偶尔想起，也只余岑寂与神秘了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即使心有余悸的恐怖，于我却越来越成为异常美好的回忆。十三年，对漫漫岁月而言，其短如挥之一瞬，但对人生而言，却也是极厚重的历程，期间的人生况味，能再品者不少，但能刻下印痕且常忆常新者，当属不易。十三年间，久有重走鞍子山峡的愿望，然而，机会就像放飞的鹰隼，总也不肯再闯那个特设的网。直到去年麦收时节，一次意外的机会，才了却了我再走的愿望。

那是同一帮孩子从峡的东口进去的。当他们为宽敞的峡口、陡立的山峰、突然消失的阳光以及细密沉静的泥沙、清澈灵动的涓流而惊呼雀跃时，我已脱掉鞋袜，绾起裤管，赤脚趟入河水。一踏进峡的腹地，外面的喧嚣顿时消失，唯余心的坦荡和平静。两旁的石峰崖壁似乎矮了许多，崖壁上、峡谷中长满了绿草和青苔，显出勃勃生机。瘦瘦的峡溪穿过河底的沉沙，无声地流着。整个峡长不过里许，绕过三两个弯道，就已到上游鞍子山拦河闸的脚下了。峡的寂静确乎没有改变，正值中午时分，孩子们的说笑声、惊呼声此起彼伏，更衬峡的空寂和旷远。选一平阔的石面，仰面躺下，看高蓝的天空上云朵自由地飘荡，看偶尔从头顶滑过的小鸟落在崖壁的窝边自在地嬉戏。阳光轻轻地抚摸着脸庞，浑身暖洋洋的，有一种想睡去的感觉。同孩子们一起去觅久已不在的童野之趣，在长的草里找到蛇蛋，又悄悄地放回去；对不期而遇的小花蛇，友好而小心地打着招呼，看着它们昂首挺胸的样子，我和孩子们惊笑着跑开，同它们再见。最感人的是，在一石板的后面，一株不知名的小蓝

花悄然开放，和周围杂草中斑斓的野花不同，它无声无息，毫不渲染雕琢，更不喧哗热烈，以一种恬淡和低调，面对世界，处之若素。也许是小南风，也许是小鸟们，把一粒种子很随意地带到这里，它便能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。活着，既不为嗡嗡聒噪的野蜂，也不为翩翩起舞的粉蝶，更不为人们花盆中诱人的馨香，仅为坦荡而通达的生命之旅……

返回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蹚水而下，清澈不染的水轻轻爬上脚背，平淡无奇地向下游流去。这水，其实是从几千年、几万年的上游高而下之，谦而下之，因之历万年而不朽，历曲折而不屈，也因之胸怀绝不在沟壑峡谷之间，而是在遥远的、无边的大海啊！

也许是心境使然，重走鞍子山峡，十三年前的感受已荡然无存，她既不神秘，更不可怖，而是那样富于亲和力。其实人生何尝不是这样，蓦然回首，已是别一番滋味在心头。现在看起来，鞍子山峡真的算不得什么，如果把那些蜚声世界的名峡比做峡中“伟丈夫”的话，那么，鞍子山峡也许就是峡中的“小不点儿”，那么平凡，那么普通，但她却又是峡中天真烂漫的“孩子”，她的个性就是天然和率真。因为她无华中孕育着生命，安详中奉献着大爱，在这里，生命都是平等的，那些花草鸟蛇，都和平地守望着它们共同的家园。其时，我的耳边不禁响起了电影《迁徙的鸟》的导演雅克·贝汉诗一般的声音：“我多么期待有一天，四季不再流转，而我们即刻便能启程，离开家园，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，像这些鸟一样，开始一次神奇的旅程！我多么期待有一天，人们能够打破地域国界的阻隔，明白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，那么，我们一定能够像鸟儿一样获得自由！”

午后三时许，我们离开了峡。再见了，我的小鸟、野花和蛇们！再见了，我的宁静而幽远的鞍子山峡！

2004.07.14

脱发趣事

在职场混迹数年，事业尚无建树，身体却日渐显出老态：额头和眼角的“梯田”层层叠叠，排列有序；脑门上因砍伐过度，发稀可数，已实现“退林还耕”；脑顶更是“水土流失”重灾区。由于关爱不周，那些生活在高山之巅的“土著居民”纷纷逃离家园，不几年的工夫，头顶的千山枯岭便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。而立之年，身高已不见长，然头皮却从头发中长了出来，岂不也是人生之一大幸事？每日顶着这颗鲜亮的“星球”穿行于小城的大街小巷，不意竟发生了许多趣事。

我的工作曾一度很忙，忙到一连好几天不能回家吃饭。每到下班时分，母亲总会立于窗前，遥遥地望着巷口，盼望我的身影能出现在那里。但母亲人老眼花，无法看清进入巷子的哪个是我。女儿其时三岁，常搬凳至窗前，攀住窗台，帮母亲找我。一旦发现我的身影拐进巷口，她定会手舞足蹈，连声喊着：“奶奶，奶奶，我爸爸回来了！”母亲忙问：“你咋知道？”女儿说：“没头发！”唉，“没头发”竟成了我的主要特征。

素喜音乐，曾心血来潮，借友人二胡装模作样过数日，因不能静心苦练，技艺了无进展，被友人戏称为“狗搔毛”。某晚，独居斗室，兴之所至，遂操琴练拉《二泉映月》。正如痴如醉时，友人推门而入，见窗外皓月当空，银辉熠熠，室内，华灯之下一光亮脑壳晃晃悠悠，宛若明月朗照，同窗外之月交相辉映，好一幅“二月相

映图”！便惊呼一语：“二月映泉啦！”初听茫然，目瞪口呆，既而顿悟，大笑不能已。遂摔琴于友人，发誓再不操琴。

头发稀疏，最怕刮风下雨。刮风，则稀发必乱如麻，纠缠不休；下雨，则必板结在头顶，像一张毫无生气、千疮百孔的毛毡。为了不影响本人的光辉形象和风度，遂在单位和家里各备一把木梳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可随时对那几根秀发进行一番精心排列组合，使其一根根各就其位，互不重叠。有时健忘，两把木梳常被同时带在身上。朋友有浓发者，一日向我借梳，见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把，他便拿其中一把一边很卖弄、很夸张地大梳其头，一边嘴里嘟哝：“世事真是不公，有头发的没梳子，没头发的却有两把。”梳毕，不再还我，声言为公平起见，我得匀出一把济贫。我佯怒：“那你也匀一些头发给我如何？”

一日下班，和朋友同出机关大门，他见我“旧墟又添新灾”，已到了“木梳搭不住”的地步，便好意相劝：“电视上广告某某生发灵，效果不错，何不买来试试？”他说的那些生发灵，我早试过手了，无一有效，便没好气地回敬他：“嗨，让它脱吧，只要头没脱掉就行。”后遇类似建议，我便索性说：“脱就脱呗，大不了把头也脱了。”

也许是“精兵简政”后营养供给有了保障的缘故，稀疏的秀发们生长很快，特别是地方上需要支援中央的那几根，简直就是疯长，不几日，就要到理发店里修理。时间一长，和老板混熟了，便给他提意见：“满头秀发的，理一次你收两元，像我这模样的，你起码折半收才对！”他愤愤不平：“满头秀发的，我可以放心大胆地理，不留神理坏了，还有修改的余地，像你，我不知要操多少心，稍不注意，一推子下去，就来不及了。说实话吧，给你理一次发，担惊得很！不多收钱就已经很对得起你这张大脸了。”一脸的委屈诉苦状。此后，再去理发店，便不敢嚷折半收费的事，还常要笑脸相陪，一副谄媚样，真怕他一不高兴，于门口树一收费牌，上书：理发，浓发者两元，稀发者四元。那样，我岂不吃大亏了？

春日晚饭后，领女儿到街上闲逛，正陶醉于桃红柳绿的明媚景象中，一似曾相识的中年人迎了过来，未及寒暄，他便问：“领孙子转悠呢？”他把女儿当成孙子了，什么眼神！气极，发誓不和他再聊，敷衍几句，走了。我一看，四下无人，暗

自庆幸，本故事可以到此为止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谁知女儿不谙世事，遇熟人便眉飞色舞地讲，竟让地球人都知道了。也不能怪人家，毕竟不是相熟之人，仅凭这仪态，再好的眼神，怎么看怎么像爷爷孙子的。

呜呼！脱发若此，大有满头一张脸、满脸一颗头之势，然观大街小巷日渐增多的秃顶们，又一笑释然。毕竟，毕竟头发虽不是身外之物，却也是心外之物，我心无损，脱发有何惧哉？秃顶之人乃“通达”之人，“光明”之人，顶着这颗亮闪闪如太阳的“星球”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其身后必定是光明一片……

2006.10.08



那些生活在乡村的鸟儿们

在乡下，鸟儿们的一天，总是这样开始的：东方既白，看到一丝光亮透进门来，它们就起床了。一个一个从树上、房檐、墙洞里探出头来，先做伸展运动，再做跳跃运动，然后开始每天必修的早读——吊着嗓子练唱，乡村就是被这些小精灵们吵醒的。于是，朦胧的山野，轻轻抖落一袭夜衣，欣欣然睁开睡眼。杨、柳、榆、槐，这些乡村的守望者，被风柔软的手摇醒后，打了个激灵。村子里的门扉一开，上地的农人便带着农具，步上田埂，把刚刚醒过来的村庄甩在了身后。先前还在沉寂中的村子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

麻雀们起了个大早，拮据的生活不容它们有丝毫的偷懒。显然，它们是鸟类的平民阶层。这些黄土眷顾的土著居民，生就了一副土生土长的容貌，根本不能靠长相挣得一口饭吃。没有嘹亮的歌喉，也就无法唱出悦耳动听的乐曲，有一副嗓子，只是相互打打招呼、说说话、问候问候而已。那身躯，更是小得有点委琐，这注定了它们在争斗中常常处于劣势。一辈子穿一身土黄色的外衣，这样的形象表明，麻雀和黄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，自打降生到这个世界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土地，那是它们的根啊！如果把它们一粒粒的身影散落在土地里，你会发现，那些小家伙们，和黄土地几乎没有多少区别，不加细辨，根本分不清哪是麻雀，哪是土坷垃。它们从不挑拣名山大川、雕梁画栋，连心向往之都不曾有，倒是沟梁崩丘、崖涧嘴